



国际大奖儿童小说

魔幻夹克

Collected Stories for Children

〔英〕沃尔特·德拉马尔 著

胡美华 译

Winner of the Carnegie Medal



卡耐基儿童文学奖作品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国际大奖儿童小说

魔幻夹克

Collected Stories for Children

〔英〕沃尔特·德拉马尔 著

胡美华 译



Winner of the Carnegie Medal

卡耐基儿童文学奖作品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幻夹克/(英)德拉马尔著;胡美华译.
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16.5
ISBN 978-7-5329-5232-8

I. ①魔… II. ①德… ②胡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
小说集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1941 号

魔幻夹克

[英]沃尔特·德拉马尔 著 胡美华 译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市场营销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2.25
字 数 29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5232-8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001	迪克和豆茎
035	格莱斯尔达
041	一天一个便士
060	稻草人
083	沃里克郡三个酣睡的男孩
107	可爱的麦帆薇
137	露西
164	杰迈玛小姐
190	魔幻夹克
224	鱼王
256	邦普斯先生和他的猴子
288	昌西小姐的猫
311	爱丽丝的教母
336	玛利亚-苍蝇
350	不速之客
361	萨姆博和雪山
386	谜

迪克和豆茎

在格洛斯特郡，住着一个叫迪克的男孩，他的父亲是个农夫。在格洛斯特郡中，他们的农场不算大也不算小，规模中等。但那幢老房子至少已有两百年历史。它用优质的科茨沃尔德石头建成，有考究的多烟道烟囱和庞大的屋顶。迪克可以从挑篷下的窗户望出去，穿过耕地和牧场，看见远处的山丘，而近在眼前的是像围着母鸡的小鸡一样簇拥在老房子周围的谷仓、马厩和猪圈。

迪克是家中的独生子，他没有母亲。父亲没有送他去学校上学，主要是为了自己有个伴。但迪克是个非常聪慧的孩子，他在父亲的帮助下，自己学会了阅读和书写，也学会了一些计算方法。除此之外，他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留心观察，注意聆听。他喜欢提问，有时，还会自己想办法找到答案，因此，他还学会了很多别的东西。

小时候，母亲和一位老妇人给他唱过许多老歌谣，讲过许多在那一带乡间流传的故事。每当要做针线活，要给床单滚边，或者要做衬衫的时候，老妇人就会来到农场。对她讲的故事，迪克百听不厌；虽然有时候，特别是在冬季里漆黑刮风的夜晚，他最终会着急地悄悄离开，瑟瑟发抖地爬上床。

这些故事都印在了迪克的脑子里，而且栩栩如生。他不仅记住了它们，而且还会去回味；有时候这些故事还会在他的梦里出现。他不仅能把她们的故事几乎一字不差地背下来，而且还喜欢在故事结束

或者故事开讲前想象故事中的人物还会遭遇什么。他不仅能一章一章一页一页轻而易举地浏览故事书里的故事，而且如果故事只讲到发生在房子里的事，他还会延伸猜想它的花园的样子，在想象中，他会走出房子，进入花园，然后可能还会进一步探索别的东西。例如，他就以这样的方式，推断出阿拉丁的戒指戴在哪一根手指上，以及他的叔叔魔术师的眼睛是什么颜色；同样，在《睡美人》中，他推断出，当魔法棒开始向敌人施一百年不能破的致命沉睡魔咒，而她自己却骑着白色的驴驶入森林以后，那位老仙女又遭遇了什么。他知道她后来为什么没有参加婚礼！

至于**蓝胡子**^①的塔楼形城堡，迪克比法蒂玛知道的多得多！这个城堡有很多窗户，东边是栗色长廊，落羽杉下流淌着一条泥泞的护城河，河里有许多鲤鱼在游动。还有，如果他发现哈柏老奶奶有一只猫，就会说出猫的名字。他可以描述莫莉成为女王时戴的王冠，而且他的描述可以详细到最后一颗绿宝石。他是人们所说的充满活力的读者。

迪克经常希望自己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，那样，他就可以早早地走出家门去寻求财富了。等过了几年，经历了许多冒险活动后，他可以腰缠万贯地回家，那时背上还背着一张魔法桌，或者口袋里藏着一顶隐形帽，然后，他就幸福地和父亲生活在一起。而且，他早就确信，自己只要鼓起勇气，哪怕只离开家一点点路，甚至只是到隔壁郡，如沃里克郡或威尔特郡，蒙默斯郡或萨默塞特郡，一定会有冒险经历。他渴望试试自己的运气。

但他遇到了一个障碍：他父亲几乎一刻也不让他离开他的视线。

① 法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。

这是很自然的。可怜的父亲，他没有女儿，迪克不仅是他唯一的儿子，而且是他唯一的孩子。迪克的母亲则已经去世了。除了农场外，父亲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——迪克。不过，他有时候会允许迪克独自到最近的市场去办一两件事。对迪克来说，独自去和不是独自去是不一样的。

有时，迪克会走得更远。他有个叔叔，人非常胖，是马什摩尔顿的一个石匠。还有一个寡妇老阿姨，她在沃尔德斯托有一处风车房，并养着七只猫。他会去看望他们。此外，他还去过西兰赛斯特的萨弗蓉集市，而且在那里一直待到夜灯初上，姜饼铺和旋转木马的灯一闪一闪。但是，至于格洛斯特郡的大城市，如格洛斯特、布里斯托尔，或更远的城市，如埃克塞特，或另一个方向更远的城市，如伦敦（他的老朋友和同名人迪克·惠廷顿在那里当了三届半的市长大人），迪克从来没有在这些城市的大街上走过，除了在故事书里读到，或在梦里梦见过。但是，只要耐心等待，机会总会到来。

他是在生日那天到萨弗蓉集市去的。接下来的一个生日，父亲给他买了一匹矮种马作为生日礼物。它有猪一样的鬃毛，又短又硬，尾巴被截去，站着有十一手（四十四英寸）高，名叫乔克。父亲允许迪克在干完上午的活后，在乡间骑马遛弯。用他的话说，是“见识一下世界”，并学会独自生活。经过讨价还价，迪克承诺，除非有什么意外的不幸或幸运耽搁了他，否则，他都会在天黑前回家。在厨房共进晚餐时，他们会就下午和晚上所做和所发生的事情进行郑重的交谈。父亲也跟迪克一样，开始盼望着这个时刻的到来。他们在一起时，就像非常好的朋友。

次年一月中旬的一个早晨，迪克请求父亲允许他独自度过下一个晴天。天气一直很冷，傍晚的天空有一抹红霞，所有迹象表明，第二

天是个大晴天。他告诉父亲，他想比以往走得更远些——“翻过那边的山坡”。因为白天变短了，午后至天黑前没有几个小时，他得尽早出发。父亲答应了他的请求，但提醒他要小心身边的人，不要做任何可能导致灾难的事，不要鲁莽。“不要顽皮，孩子，”他说“也不要让祸害找上你。”迪克笑了，他向父亲做了保证。

第二天黎明前，星星还在天上眨眼，迪克就起床了。他穿好衣服，悄悄地走下楼梯，匆匆吃了早饭，为自己切了一大块面包和肉，放进口袋。然后，他给父亲草草写了几行字，告诉他，自己出发了，并把纸条钉在餐桌上，接着就给马套上马鞍，朝着正西北方向出发了。

夜里结了很厚的霜，就像有个巨大的磨坊主蹑手蹑脚地穿过田野，大把地撒了面粉。农场的车辙像石头一样坚硬，他们颠簸着慢慢向前行进。乔克的蹄子踏碎水坑的冰冻，它们就好像是薄薄的玻璃一样。不久，天上升起了像火炉般的太阳，但它的光线太弱，连地面凹陷处和树下的白霜都融化不了。

在这之前的星期五，迪克曾经去过两座圆形山之间的一个山谷，并从那里向外眺望。但因天太晚，无法走得更远。上午十点钟，他又一次来到了这个山谷，然后，继续往前，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之间，沿着一条杂草丛生、似隐似现的小道稳稳地快步向前，直到小路消失，他到了山的另一边。这里空旷平坦，但不远处又是白雪封顶的山坡。他对这些山很陌生，弄不清自己现在到底在哪里。

这里未经耕种的田野比他平常看到的要大得多，而且杂草蔓生，树篱凌乱，未经修剪，周边看不到一幢房子，很多越冬的鸟儿在这里觅食。迪克下了马，拿出午饭。在这寒冷刺骨的空气中，午餐的味道好极了。他坐在一块绿色的土丘上，沐浴着纤弱暗淡的阳光，边吃边

打量着四周。他看到远处像有一缕袅袅上升的炊烟。他看了它一会儿，心里不禁赞叹。但他看不到火，而且它一动也不动。它静静地悬着，在霜冻的大地和碧蓝的天空间闪烁。它是什么呢？迪克百思不得其解。

他匆匆吃完面包和肉，感觉精神了许多，便又骑上马，尽快地朝那个方向奔驰而去。大约到了下午三点，迪克靠近了它。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块洼地上，面前有一幢破败不堪的旧农舍，它的稻草屋顶破了，烟囱已倒塌，花园荒芜。离房子几步远的地方，高高悬挂着一大团望不见顶、看似一种坚韧强壮的缠绕物或爬行植物的东西，它像瓶塞钻一样扭曲缠绕着向上延伸，并消失在高空中。迪克想不出它有多长，因为阳光很刺眼。但当他仔细观察这株庞大的植物，以及它像腰子形大鹅卵石般的干枯种子荚时，他确定这一定是豆子。

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豆子。该是谁种的呢？什么时候种的？为什么要种它？还有，他现在是要到哪里去？刹那间，迪克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，正在看着什么。毫无疑问，这肯定是杰克^①的旧农舍。这是杰克跟母亲一起居住过的地方——在他去市场的路上碰到那位友善的屠夫之前。而这架杂乱缠绕的巨大梯子——想必是在杰克把它砍下来，使它砰然倒地之后，又生机蓬勃地长出来的——就是杰克的著名豆茎。

迪克想，可怜的老妇人。杰克的母亲一定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去世了。杰克也一样。他从窗户留下的墙洞往里看，只见壁炉上撒满旧荨麻，那些盖屋顶的稻草上千疮百孔地布满废弃的鸟窝和老鼠洞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并不见一个人影。他在离墙不远处一个有阳光的小土丘上

① 格林童话《杰克与魔豆》中的主人公。

坐下来，又一次起身仰望豆茎；接着又坐下；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杰克的所有奇异冒险经历，这些故事他都已烂熟于心。

他脚下的草皮被兔子啃得光秃秃的，他的座处虽然还算光滑，但也布满一个个小洞，它是由草皮垒成堆的，就像一块巨大的灰色石头。它上面还长了常春藤和有刺灌木，他伸手就可够到。但离他三四步远的地方，又有一个更小一些的土丘。他朝它看了一眼，突然意识到，他一定是坐在杰克的一个巨人的大骨头关节上了，也许是他的大腿骨，现在有一部分被埋藏在地底下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又猛地跳起来，警觉地环顾四周。他想，巨人的头盖骨会在哪里呢？接着，他又看看那巨大的渐渐隐去的豆茎，然后又看看骨头。现在是午后不久的时间，但这是冬天；他计算着，大约四点钟，太阳就会下山了。

迪克越看那一大束豆茎，就越渴望着爬上去——即使爬到烟囱那么高也好。再高些，再高很多，他就能看见几英里远。如果再高些，如果他的视力好，他甚至可能看见奥尔德鲍利——一座在下雨前都可以从卧室的窗户看见的高山。

他的内心出现了两个声音。一个说：“如果父亲听说我真的发现了杰克的豆茎，却不敢向上爬一英寸就离开，一定不会原谅我！”另一个却说：“啊，这很好，我的朋友！但是，如果它能承受你，一英寸和一英里没有什么区别。怎么样？”

怎么样？迪克想。他走过去，拼尽全力拉住那束缠成一团的豆茎。一些鼓起的空豆籽从枯萎的豆荚里哗啦啦地掉下来，他忽地低下头，然后又拽住豆茎。这些梗茎就像皮革一样硬。他开始攀爬。

但他爬得很慢。粗糙枯萎的藤蔓不仅割破了他的手，而且因为上面结了一层霜，很快就把他的手脚都冻麻了。他气喘吁吁地停下来，心怦怦地跳，眼睛不敢往下看。然后，他又继续向上爬。也许就这样

一直爬了一个小时，他又停下来，凝视四周。一幅令人惊叹的景色映入他的眼帘。因为它太奇妙了，他的头都晕眩起来。

天上低低地悬挂着一轮红日，他的脚下却是广袤的大地，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碟子。没错，那里肯定是奥尔德鲍利！在他脚下，杰克的农舍看上去只有玩具娃娃的房子那么大。大约离开它一英寸远，站着乔克，它就像鼯鼠那么小，正在杰克的母亲的花园里吃着草。

既然爬到这么高了，迪克就忍不住还想爬得更高。因此，他又继续向上爬。他被不断噼里啪啦砸向他的豆子刮得青一块紫一块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虽然全身白霜覆盖，头上却热得冒烟。终于，他爬到了豆茎的顶端。他坐下来休息，发现眼前低山延绵起伏，幽谷广阔平缓，一层薄薄的积雪闪着银光。在清澈的蓝天下，这里看上去不像他曾经在下面见过的任何东西，却更像在梦中探索过的那类奇妙的地方。在遥远的北方，矗立在影影绰绰的白雪之上的黑色物体是城堡的塔楼。迪克看着那座城堡，越看越不喜欢它的样子。

然而，迪克还是决定朝着杰克带领的方向前进。最好要赶快！他不再想自己是否能在夜里回家，相信父亲一定会因为这次没有遵守诺言而原谅他，因为他确信，到明天早晨，他会告诉父亲很多东西。他以最快的速度费力地朝城堡走去。冻结的雪还不到一英寸深，但这种高地里，天气冷得刺骨，冰雪又干燥易碎，他走得很慢。

其实，直到四分之三皎洁的月亮在身后升起的时候，迪克才到达发出嗡嗡回声的石头拱门下的城堡大门前。城堡在皑皑白雪上发出耀眼的光彩——在城门的方头铁钉上面，在城堡本身阴森森的空白墙体上。在他头顶上方，大门边高高悬挂着一条生锈的门铃链。迪克站在那里看着它，心脏咚咚地敲击着肋骨。但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，再要回头就会感到羞耻。他跳起来，双手抓住铁把手，使劲拉了一下。

听不到声音。但过了几分钟——好像是慢慢地——木头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，一个头上和肩上裹着一条披肩、脸色阴沉的妇人朝外看着他，问他要干什么。她大约只有九英尺高，这让迪克很吃惊。

迪克模仿着杰克说，他迷路了——而他确实是迷路了，虽然他发现了杰克的路线！他说他又饿又累，害怕会被冻死。他恳求妇人给他一点水和一片面包，或许她可以让他在她的火炉边取暖，即使就几分钟也好。“另外，夫人，”他说，“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躺倒在墙下，然后可能就死去。我再也走不动了。”

妇人颧骨突出的长脸没有任何变化，她只是继续低头看着他。接着，她问他叫什么名字，迪克告诉了她，她听了眼睛一亮，好像是正等待着他的到来。

“退出去一点，站到月光下，让我能看清你的脸。你是迪克，是吗？”她重复着他的名字，“迪克！你来乞讨啦，嗯？我以前听说过这个故事。我该怎么告诉你，你和那个可恶的杰克不是从同一个地方来，无论是哪里？我该怎么告诉你，他在很多很多年前来到这里，告诉我和你一样的故事，然后拿着我祖父的钱包、小母鸡和竖琴逃跑了？嗨！在我看来，你们两个是一模一样的恶棍！”

迪克茫然地看着她的脸。他想，如果这个妇人只是他的曾孙女，杰克的巨人不可能像故事中说的，是那样久远的人。他会猜测，至少要加上整整一打的“曾”字。这是个谜。

“杰克？”他好像很困惑地说，“谁是杰克，夫人？我来的地方有那么多叫杰克的人，跟我都没什么关系。那么，他怎么啦？”

“啊，”妇人说，“你完全可以这么问。如果我曾祖父捉住了他，会碾碎他的骨头熬汤喝。我的曾祖父那时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，但他再也没有回来，没有。从此再也没有一个更和蔼彬彬有礼的灵魂出

现过！‘谁是**杰克**？’他说。”她喃喃自语道。迪克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声音。

“嗯，我不知道！”他说，真希望可以让自己的脸避开月光。“我是说，我不知道您曾祖父有没有再找到他的竖琴，或者他的小母鸡。我来的那个地方有很多母鸡，我听说也有很多竖琴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听起来是个很可怕的故事。但您提到的那个男孩想要那把竖琴干什么？”

“啊，”脸色阴沉的妇人盯着他，并眨巴了一下眼睛。“什么？”

“无论如何，”迪克说，“我算不出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。如果我是杰克，夫人，或者甚至是他的曾孙子，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高，我应该会蓄着像您的手臂那么长的胡子，很久以前就应该死了。我为您的曾祖父感到难过，这是个悲惨的故事。我不知道杰克不应该有什么结局，但如果您能给我一口水，一点面包，让我烤一下火，我不会再要别的东西。”

“他们说，杰克也不会再要别的东西。”妇人尖酸地说，接着又从头到脚打量了迪克一番。

但她让迪克走进城堡的大门，一直走到厨房，厨房里壁炉在燃烧。迪克估摸着，这个厨房大概有一个小教堂那么大（但不会大多少）。在这寒冷的黑夜，它显得很温馨。餐桌上燃着一盏套着罩子的灯，衣橱上放着粗大的油脂蜡烛，锡做的蜡烛架有三英尺高。迪克站在离壁炉几步远的地方烘着手，一边偷偷地环顾四周。在他身边，就是杰克害怕时藏身的橱柜。烤箱关着的门就像地牢的门。通过一个拱门他可以看到右边的大锅。餐桌旁有一张椅子，桌子上有一只像洗衣盆那么大的盛汤用的盖碗，似乎在等待着某个人使用。盖碗旁有一只碗和一个调羹，调羹旁是一大块四磅重的面包。虽然有一段距离，但他只要伸长脖子，就能看到桌子上的东西。

他吃惊地看着这一切。他想象中的杰克的巨人的厨房是一个黑暗阴郁的地方。但在杰克的时代，也许壁炉燃烧的火没有这么猛，而且不会有灯亮着；也许在夏天，城堡墙壁的影子会阴森森地投射在窗户上方。但他自己也没有感到很舒服。现在他既然已经设法进入了城堡，便又开始担心，在他能够出去以前，会发生什么事。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妇人的样子和对待他的方式，而且无论谁会在餐桌前喝汤，可能看上去都会更可怕。

妇人已经拿掉了披肩。她在一个绿色的橱柜里仔细翻找了一通，然后拿回来一只普通大小的大浅盘和一只陶瓷杯——跟桌子上的盖碗相比，它们就像是玩具娃娃的餐具。她在杯子里倒了牛奶。

“来吧，坐到那张凳子上去。”她对迪克说，一边把牛奶和一盘面包递给他。“趁现在可以，坐到那里去吃一点喝一点，给自己取取暖。我丈夫随时都可能回来。那时你再告诉他，你是谁，想要什么，你为什么来到这里，又是从哪里来。”

迪克因为害怕，站在那儿直哆嗦。只见妇人嘴巴一张一合，却听不清说的是是什么。但他鼓足勇气跟她对视了一下，爬上了那张凳子。他一只手拿着粗糙难看的杯子，一只手拿起面包，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面包，喝起牛奶。他心想，能坐在这个温暖的地方，吃着晚餐，已经够舒服的了，虽然最好还能再有一点黄油。可是，妇人的丈夫回来后，会想要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？

他一边慢慢地吃着，一边用眼睛瞄着四周，寻找逃出去的出口。可是，除了半开着的门，衣橱下的锅架上放着的几只大锅，护壁板上一个比狐狸在灌木树篱中的洞穴大不了多少的老鼠洞以外，他看不见一个裂口或缝隙。此外，那妇人像猫一样盯着他。因此，他决定，目前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先看好自己，让自己待在这里不受伤害。

终于，迪克好像听到了脚步声，是从城堡的后面传来的，感觉像是一个男人用锤子敲击着大锅的声音。声音越来越近。一会儿，厨房门开了，妇人的丈夫站在了门口。迪克看着他，不禁眯起眼睛。

他猜他有十八到二十英尺高——不会更高了。此外，迪克想，他不能被称为魁梧的巨人。他很瘦；没有扣扣子的皮夹克宽松地披在肩上，穿着长筒袜的腿像脚手架的支柱那么细。他苍白的长脸上长着一个长鼻子，扁平的帽子两边垂着蓬乱的稻草色头发。

当他看见坐在壁炉旁的凳子上享受着晚餐的迪克时，水汪汪的绿灰色眼睛似乎随时都会从头上掉下来。

“喂！这是谁，老婆？”终于他对阴沉着脸的妇人说，“这是谁？哼，哼。”

她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迪克就大胆地开口了，他告诉年轻的巨人（虽然他不确定他看上去是否没有三十英尺高），他如何迷了路，如何偶然发现了枯萎的豆茎，爬到豆茎顶上，观看四周的环境。他还告诉他，当听说妇人的曾祖父自从追赶逃跑的杰克，就再也没有回过城堡时，他有多伤心，他多想知道那只小母鸡是否被埋了，那把竖琴又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。看到这两个人一直充满敌意地盯着他，迪克继续不停地说着，因为说话比保持沉默容易。

“我想这事在我出生很久很久以前就结束了。”他总结道。

“啊，”妇人说，“够了。我说的是，除非我听说的故事只是一个寓言，这个丑陋的小魔鬼的唾液一定不比那个邪恶的小偷少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看上去似乎从同一个地方来。另外——”她转向迪克，“如果你能告诉我们那是什么地方，你就带我丈夫到那里去。那么他就可以寻找我曾祖父的坟墓了。而且，也许，”她说，暗无血色的薄嘴唇拱起来，“如果你找到了那把竖琴，也许还可以学会弹支曲子！”

如前所说，迪克一点也不喜欢妇人的样子和声音。他觉得她像狐狸一样狡猾和奸诈。“带你们看我来的地方很方便，”他回答道，“但我只是听说过杰克这个人，其他一无所知。”

“我们也一样。”妇人说，“好吧，好吧。等他喝了汤以后，你得带我丈夫到你来的地方，我们会看见该看见的东西。”

迪克瞥了一眼巨人，他那几乎无色的大眼睛一直在窥视他。迪克不知道他是否沿袭了他曾祖父的习惯，也不知道这个女人会跟他们一起待多长时间，他想最好什么也不说了。他对着他们笑笑，然后喝一口牛奶，觉得像未脱脂的山羊奶。他说：“等你们准备好，我也就好了。”他发觉自己说话的声音很难掩饰急速的心跳。这时，巨人坐到餐桌前，开始吃起妻子为他准备的晚饭。他手拿调羹，稀里哗啦地喝起那一大盆汤，像棕鸟一样贪婪地、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挑出热乎乎冒着蒸汽的肉块。他像一条逆戟鲸似的大口大口吃着，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盆汤喝完，又开始吃从烤箱里滋滋烤出来的像肉馅土豆泥饼一样的东西。然后，他又切下一大块淡绿色奶酪，把杯子里的东西一股脑地都喝了下去。可那到底是葡萄酒、麦芽酒、苹果酒，还是水，杰克不得而知。

吃饱喝足后，年轻的巨人靠在椅子上，似乎在仔细回味他的晚餐，并很快就睡着了。但妇人没有睡，她坐在壁炉另一头的一张硕大的摇椅上，开始编织起什么东西。迪克不喜欢她离他这么近。她的编织针就像火钳一样叮当叮当响个不停，而年轻的巨人则大张着嘴巴，时不时地在睡梦中颤抖一下，一会儿鼾声大作，一会儿又静默无声。可是，只要迪克张嘴打下哈欠，或在炉火边移动一下腿，妇人乏味呆滞的脸就会转向他，就像一尊石雕死死地盯着他。

终于，年轻的巨人醒了。他惬意地伸展着四肢，使迪克感到轻松

许多。一觉醒来，他的心情似乎很好，不像有些人那样闷闷不乐地绷着脸或很尖酸刻薄。“我说，”看到迪克他笑起来，“我的意思是，竟然有不一样的晚饭。”

“哈哈！”迪克也笑了，但听上去并不是很开心。巨人接着伸手去寻摸厨房门后的黑刺李木棍。他又戴上那顶扁平帽，在脖子上围上羊毛围巾，说，他准备好了。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别的地方，迪克从没听说过巨人还会系一条围巾。他从凳子上爬下来，站在那里等着。妇人手捂着嘴巴，又久久地打量着他，狭窄的脸庞毫无善意。接着，她转向丈夫，也打量了他一番。

“喂，今天晚上很冷，”她说，“但你很快就会走热的，不需要穿羊皮袄。”当她说到冷字时，她丈夫向后退了一步，撩起窗帘，用手遮着眼睛，向外看了看。

“冷！”他说，“冷得要命。月亮像银盘，白霜像铁。另外，”他咕哝道，“打下盹不等于睡觉，我要明天早上再走。”

迪克听着他们两人争吵了好一会儿。最终，他们在百叶窗上插上一根根铁棒，把他锁在了里面，自己就离开了。屋里除了壁炉的炉火跟他做伴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迪克真希望他们永远地离开。但是，过了一會兒，妇人又回来了，手上还挂着一根链条。

“行，就这样！”她说，把链条一头的环扣吧嗒一声扣到他的脚踝上，“好了！它让我亲爱的鸚鵡波尔安全地度过了很多年，它会让你安然无恙地一直到天亮！”

她蹲下去又把链条的另一头拴到那张大餐桌的桌脚上，然后说：“好好地睡你的觉吧，年轻人，能睡着的话尽量睡好，明天早晨要用到你的全部聪明才智。”

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但之后很久，迪克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。